

万恶的 方家柜



开 头 的 話

这本小册子揭露的是“方家櫃”的罪行。

日伪統治时期，“方家櫃”的大把头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結，在西安(今辽源，下同)矿区伪“东城采炭所”犯下了滔天的罪行。他們对矿工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的統治，在經濟上实行残酷的剝削，其手段的毒辣，迫害的殘忍，矿工遭遇之慘、死难之多，令人难以想像！当时，日本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統治下的伪“东城采炭所”，实际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和法西斯式的集中营。在敌伪的重重压榨下，矿工們血泪成河，白骨如山。日伪統治时期辽源死难矿工墓——“方家坟”，就是旧社会罪惡的铁証！但是，斗争的烈火是撲不滅的，飢寒交迫的矿工，在阶级敌人面前并没有屈服，这些不愿作奴隶的人們，采取各种办法，起来进行英勇的反抗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，西安矿区得到解放，矿工

們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推翻了压在他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徹底地翻了身，真正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新企業的主人。

撫今忆昔，忆苦思甜，我們永远不应忘記階級和階級斗争；永远不应忘記繼承和發揚无产阶级革命的优良傳統，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教育下一代；永远不应忘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，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話，跟党和毛主席走，保衛革命胜利果实，决不讓苦难的日子重来；要为建设一个具有現代农業、現代工業、現代国防、現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，为最終实现人类的远大理想——在全世界消滅階級、階級剝削和实现偉大的共产主义而奋斗！

編 者

一九六五年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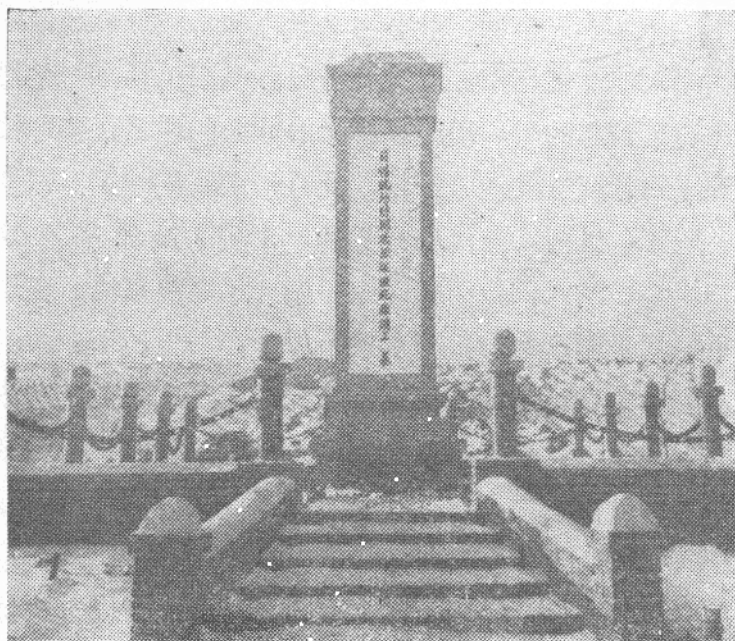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开头的話

一、“方家坟”和“方家柜”	3
二、血腥的罪行	12
三、残酷的剝削	28
四、反抗斗争	40
五、換了人間	47
編后記	53

一九六三年秋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。辽源矿务局许多职工在诉苦对比、忆苦思甜时，纷纷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，特别提到了白骨成堆的“方家坟”。九月，太信矿一千三百多名职工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来到这里凭吊和祭扫。祭扫的人们，清除浮土，掘开了这块墓地。在这里，尸骨密密麻麻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层压着一层。人们屏着呼吸，含着眼泪，默默地看着这些死难阶级弟兄的遗骨，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的仇恨。为了悼念在日伪统治时期，屈死在日本帝国主义、买办和封建把头手中的矿工，并教育下一代，中共辽源市委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，决定并指示辽源矿务局党委修整“方家坟”，祭扫万人坑，把“方家坟”改名为“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”，并立碑撰文。如今这片丘陵起伏的矿工墓地，已经植上了树木，墓地前立起了高碑。碑下，跪着遗臭万年的大把头蔡九龄的铁像。碑旁有一块揭示板，上面的一行行黑字，写下了矿工墓——“方家坟”的来历和解放前阶级敌人残

害矿工的罪行，让人们“牢记阶级苦，不忘血泪仇”，永远记下这笔血债。



在原“方家坟”这块墓地上，如今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。石碑的正面刻着：“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”；背面刻着：“牢记阶级苦，不忘血泪仇”。这是辽源市人民为纪念死难在日本帝国主义、买办和封建把头手中的阶级弟兄而建立的。

一 “方家坟” 和 “方家柜”

方家坟，方家坟，
没埋一个方家人；
鬼子把头开坑口，
害尽穷苦挖煤人。

“方家坟”位于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矿务局太信矿东二井的西南，是解放前日伪统治时期在辽源煤矿遗留下来的许多矿工墓地之一，是日伪统治时期西安煤矿最大的柜头——“方家柜”的万人坑。虽然名为“方家坟”，但是，里面埋的并不是什么方家人，而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、封建把头残害死的矿工。

“方家坟”经初步发掘，面积约有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多平方米之大！据老工人说，过去这儿原是一个很大的山澗，澗里有水往山下淌，以后由于淤了泥沙，再加上经常埋人，渐渐把山澗填平了。后来由于死难矿工不断增多，坟地又扩展到南北各个山坡上去。最初，矿工死了，日本鬼子和把头还用薄皮棺材

装着埋。以后，便把两、三个人塞进一口棺材里埋；再往后，連棺材也不用了，干脆挖了坑就埋；由于死人过多，連坟坑也挖不过来，就挖一排一排的“坟沟”，每天由专人从坑口和大柜的“死尸房”里拉出死尸往沟里扔，一个挨一个、一排連一排，一起埋掉。鬼子、把头怕冬天“坟沟”不好挖，每年不等上冻，就派人事先在山坡上挖出一趟趟深沟。再后来，由于生产环境、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，矿工死亡人数更加多起来，鬼子、把头觉得挖沟也不上算，就在附近修起了炼人爐。据老工人回忆：“方家坟”一九四一年开始埋人，一年零八个月坟地就埋滿了。从那以后，就在这里修了个炼人爐。成千上万的尸体和还没咽气的活人，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。在日伪統治那些年月里，炼人爐昼夜冒着浓烟，烟雾濛濛、腥臭逼人。辽源市解放已經十八年了，而“方家柜”的炼人爐遺址处的骨灰和焦土，至今还有一尺多厚！

我們再看一看发掘出来的死难階級弟兄的遺骨。

在墓地的东南坡上，在只有二百九十六平方米（长三十七米、寬八米）的一个小地段上，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，共有一百七十九具！这些尸骨肩靠着肩，腿挨着腿，尸骨和尸骨之間只有一拳的距离。从

这些尸骨的形状看，有的歪着头，有的蹣着腿，有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的鉄絲綑綁着。还有的尸骨的头部、臂上、腿上残留着深深的刀痕，有的骨盆被烧得焦黑……据一些老工人說，这些死难者不是累死的、餓死的、病死的，就是不甘心忍受苦难生活，进行反抗或是因为逃走被抓回来給折磨死的。

那时，这里矿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半。他們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，不到全体矿工的三分之一。就是說，大部分矿工，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，就被折磨死了。

“方家柜”究竟吞噬了多少阶级弟兄的生命，这笔血債已經无法計算。从我們发现的材 料 中 可 以 看 出，至少有万人以上在这里断送了生命。

这里埋的是成千上万无辜矿工的尸体，那么，为什么过去当地群众一直管这儿叫作“方家坟”呢？这，就得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“方家大柜”的把头說起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它疯狂的侵华战争的需要和获取高额利潤，伪“西安炭矿株式会社”除了原有的“泰信”、“富国”、“大成”三个“采炭所”外，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又成立了伪“东城采炭所”，开了三个井口，招騙和抓来五千多

这是辽源
矿工在祭扫日
伪统治时期死
难矿工墓时，
发掘出来的被
害矿工骸骨的
一部分。仅在
“方家坟”东
南侧约二百九
十六平方米
的地段上，就
挖出尸骨一百
七十九具。在
旧社会，辽源
矿工在重压
榨下白骨如
山，血泪成
河。



工人，用危险的“大冒顶”方法^①，乱掘乱采，大量掠夺煤炭。“方家大柜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的需要而成立的。

当时，“方家柜”的矿工和伪“东城采炭所”的工人一样，头上顶着三座大山，压的连口气也喘不过来。

第一座大山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强盗野心，为了剥削和镇压矿工，首先建立了一套反动统治剥削机构。如伪“东城采炭所”设有“坑内系”、“工作系”、“劳务系”、“采解班”、“警备班”等。“劳务系”名义上负责管理工人的劳动、工资等事，实际上专门迫害工人。“劳务系”里的鬼子和狗腿子，动不动就毒打工人，工人们都痛恨地把“劳务系”叫作“老虎系”。“警备班”设有狼狗圈、刑房，还有一帮打手，专门负责镇压矿工。“采解班”名义上是采用和解雇工人的机构，实际上它和封建把头勾结起来，专管招骗、强抓各地穷人，以及驱逐、迫害年老有病的工人。伪“采炭所”管辖的各个井口，还都有“带务的”、“溜掌子的”和“小把头”等爪牙。他

① 在顶煤上打眼放炮，使顶煤陷落叫大冒顶采煤法。这种采煤法没有安全出口和排气道，工人在大冒顶下作业，时时受着顶煤下落和瓦斯爆炸的威胁，解放后，已不使用。

們下矿井都帶着鋤頭棍，專門監視、毒打工人。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，他們說：“苦力大大的有，死啦死啦的沒關係。”他們關心的只是出了多少煤，至於死了多少人他們是不管的。

第二、三兩座大山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——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。封建把頭和他們的“大櫃”就是這兩種反動勢力在礦山的集中代表。據日偽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口銅鐘上的銘文記載：偽滿康德九年，即一九四一年時，偽“東城采炭所”共有“方家櫃”、“董家櫃”等七大櫃頭，這七家大櫃的把頭是：方明、董金生、冀清波、王恩祥、譚誠服、由萬富、馮慶榮。這些封建把頭和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，到關里、關外各處招騙大批工人，從中漁利。為了強制工人勞動，每個櫃頭在大把頭手下，還設有二把頭、小把頭、外勤班長、外勤、棟長、炕長等一整套爪牙。這幫傢伙也經常敲詐勒索和打罵礦工。“方家大櫃”就是這些罪惡的櫃頭之一。提起“方家櫃”，礦工們沒有不恨之入骨的。

“方家櫃”是一九四〇年冬成立的，大把頭是方明、方成兄弟倆，總經理是蔡九齡。方明、方成出身於流氓，在天津碼頭一帶橫行霸道，欺壓群眾，是當

地两条地头蛇。日寇侵入华北以后，这两个民族败类，又奴颜婢膝地投靠日寇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派遣軍駐天津特务机关的特务。一九四〇年冬天，經特务机关长毛利的介紹，方明得到了伪“滿洲炭矿株式会社”总裁鮎川义介发給的“特許証”，到东北西安煤矿成立了“方家大柜”。

蔡九齡，旧軍閥出身，曾参加直皖战争，当过直隶軍士官，一九三〇年被委任为定义县伪“督察长”，經常仗势欺人，称霸一方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还一度混入我軍冀中軍区某部，不久就叛变投敌，投身到日寇天津特务机关，为日本强盗效劳。在天津期間，他每天和特务方明、方成混在一起，狼狽为奸。先前，他抓过劳工二百多人，押送到东北密山煤矿，自己当上了矿山的封建把头，盘剥、迫害工人，手段异常毒辣，得到了天津特务机关的賞識。后来，他被派到方明、方成在西安煤矿組織的“方家大柜”，充当“总經理”。一九四四年，“方家柜”改为“蔡家柜”，他又当了“蔡家柜”大把头。他和日寇西安宪兵队队长大規，以及其他一些特务、軍警配合，对工人吊打非刑。他监管矿工像对犯人一样，累累剋扣工人工資，使矿工无衣遮体，披被做工，用橡子面和盐水充飢。工人們紛紛

病倒，蔡九齡和他的爪牙，又用馬棒和鎬把毒打，逼迫矿工帶病下井干活。他把独身工人居住的十三号大房子改为“病栋”，命令外勤、炕长把得病的工人拖到里边等死。因为有病、飢餓和遭受折磨而死的矿工，难以計算。最多的，一天就抬出过七个死尸。有的有病的工人甚至還沒咽气，就被抬了出去。工人一死，蔡九齡这帮家伙便把他們仅有的一点遺物，搜刮拍卖，連同死亡工人家属应得的一点“撫恤金”一起吞入腰包。蔡九齡还在盘剥矿工的大量錢財里，拿出一部分給特务头子作“献礼”，另一部分奉送給日本强盜作为“国防献金”，真是個道道地地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。

“方家柜”的把头、外勤，每天大酒大肉地吃着，喂得挺肥，蔡九齡成了有名的“蔡大胖子”。可是矿工們一个个却餓得面黃肌瘦，每天还得下矿井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。繁重的劳动累得他們弯了腰，駝了背，有的吐了血。而且，說不上什么时候，还会遇到各种伤亡事故。当时的煤洞子里，坑道低矮，支柱呲牙裂嘴，鬼子、汉奸只顧掠夺煤炭，不管工人死活，因此常有“冒頂”、“片帮”^①、“发火”、“发水”、“瓦斯

① 在采煤和掘进时，由于支护不好，帮上的岩石或煤块片下来叫片帮。

爆炸”和“煤尘爆炸”等各种灾害。矿工們被砸死的、烧死的、淹死的、憋死的、炸死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那时，工人都說：“吃的阳間飯，干的阴間活”。

这些，已經够矿工們受的了，可是方家柜的把头、經理和外勤头子，还在日本鬼子的指使下，想了各种更加毒辣的办法来摧残工人，强迫工人給他們下井卖命，不准工人有一点行动自由。他們怕工人逃跑，就强制工人升井后馬上把鞋脫下来，交給灯房子“保管”，升了井还不准把衣裳穿全。特別恶毒的是：在伪“东城采炭所”的四周，拉上了两层带刺的鉄絲网，中間还安了一层电网，人們进了“方家柜”，就像鳥关进了籠子，从外地招来的矿工和他們的家属，全部关在这个包圍圈里。在交通要道上設立了七道卡子門，由外勤拎着鋤头棍把守，不准工人随便出入。其中六个卡子門只准矿工进，不准矿工出，就是伙房工人出电网外边挑水，也得受到严密的監視。只有一个卡子門是为矿工开的，而这个門只出不进。这就是通往“方家坟”的“鬼門”。通过这道“鬼門”，无数死难的階級弟兄的尸体被运往西山坟地。

二 血腥的罪行

旧社会地獄十八層，
十八層底下是矿工。
三座大山压头上，
座座大山血气腥。

在日伪的残酷統治下，广大矿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、买办和封建把头的惨无人道剝削和宰割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他們一天到晚从事着繁重的奴隶劳动，不仅得不到温飽，而且还受着极端残忍的政治压迫，以及种种毒刑、拷打，甚至遭到野蛮的屠杀。

从火坑到地獄

当时，工人是怎样来到这个人間地獄的呢？一种是被抓来的；一种是被騙来的。不管是被抓来的还是被騙来的，都是只准进、不准出。被抓来的“劳工”，下煤洞子当牛作馬，自不必說；被招来的工人，实际也是鬼子、把头廉价买来的奴隶，可以买，也可以

卖。那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伪“滿洲炭矿株式会社”，派出了所謂“国外募集班”，在天津設立了招騙华北一带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总机构——“天津北支劳动事务所”。下設北京、天津、山海关、唐山、济南、青島、德县、兗州等“駐在員办事处”和“保定联络所”。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許多封建把头，像无数魔爪一样，伸到各处，大批大批地招騙破产农民、失业工人和其他城乡穷苦群众，送到关外来下煤窑。“方家柜”的把头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許多魔爪之一。

“方家柜”的把头到关里各地招工时，花言巧語地对那些流离失所、希望找到一条活路的受苦人說，到了关外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干活輕巧，还先給十块“鋪底費”，上工以后，能得到更多的工錢，說得真是天花乱墜。可是，被招騙的苦工哪里知道：这十元的“鋪底費”就是他們到煤窑去当奴隶的卖身錢啊！他們一坐上大“悶罐”，火車門立时就咔嚓一下鎖上了，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不許出来。下了火車往矿山去的时候，由把头、外勤提着棍棒押着走；也有时把工人装在敞篷大汽車里，四面圍上帆布，汽車故意繞上几个大弯子，不讓工人認識道路，以防逃跑。工人们